聖學輯要 五

為政
摠論為政
用賢
取善
識時務

爲政章
爲政根本
爲政規模
爲政節目

時務方識
創業之道
守成之道
更張之道

用賢章
賢人之類
君子之行
小人之奸
君子小人
用捨之宜
求賢之道
任用之道
永叙親信之道
遠小人之道

取善章

為政

為政根本

聖學輯要卷之九

為政第四 凡十章

臣按國者家之推也正家然後可以正國故為政次於正家

摠論為政章第一

臣按為政有根本有規模有節目今合為一章著于首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周書泰誓

蔡氏曰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

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

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大學曰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臣按天地爲萬物之父母元后爲斯民之父母此言甚切矣張子西銘則以天地爲父母大君爲宗子而其說尤爲詳備故謹錄于左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化底是氣有跡可

見故爲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爲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臣按西銘是學者爲仁工夫非專指人君之事而載于此章者人君父事天母事地以斯民爲兄弟以萬物爲儕輩以充仁心

然後可盡其職故此篇於人君為尤切夫天地生物而無所作為民物受命而不能自立上代天工下理萬物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者其不在元后乎

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虞書大禹謨下同）

蔡氏曰艱難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

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辜不廢困窮惟帝
時克
蔡氏曰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
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
之民咸被其澤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
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蓋為謙辭不敢自謂
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

之亢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臣按人情責之以所不能則猶能勉從若責之以所已能則必遽然尤其不相知也夫克艱之道要在嘉言罔伏舍己從人而舜之所以爲聖爲治者實出於斯今禹非不知舜之已能猶不敢以爲有餘而申儆之舜亦不以已能爲自足而不敢當焉此虞朝君臣所以交盡其道而聖人之所以益聖也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論語下同

朱子曰幾期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非識微之

君子何足以知之

仲虺作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商書仲虺之誥○此段仲虺告成湯之辭

蔡氏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

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 周書洪範

蔡氏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亦作拱 ○論語

朱子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爲政有德相似○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孔子對曰荀子之不欲（貪欲也）雖賞之不竊○荀子（荀況所著）曰聞修身矣而未聞修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董氏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犯也）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

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
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
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
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
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
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
左右各恭其職而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
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
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
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

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
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
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
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數者一有不
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

臣按人君修德是爲政之根本而先知君
職在於父母斯民然後建中建極以爲表
準則其效若衆星拱之矣舜禹孔子仲虺
之說是建中建極之要領故具載焉嗚呼
父母之於子慈愛者衆而人君之於民行

為政規模

仁者寡其不念天地付畀之責甚矣

右言為政之根本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下同

朱子曰道治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

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傷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朱子曰僕御車也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朱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
賦歛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子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
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
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
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
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
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

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
法彼二君其能然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朱子曰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
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朱子曰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朱子曰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尹子曰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守守信也棄棄信也

右言爲政之規模

為政節目

○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下同

朱子曰經常也體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賓旅若使臣或商賈自遠至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

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
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
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
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

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許氣反）稟（音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禄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稱事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

則為之授節以送之来則豐其委積子賜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来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来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譏察非常不征其稅）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不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戰國時雖平民一切取之）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雖有百官有司不得其職何異無人亦盍人設）

用賢

河日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能渡哉此是空虛之驗無禮義

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右言爲政之節目而推本爲說

臣按爲政大槩不出此章而下文推演爲說建中建極爲政之根本也富庶而教爲政之規模也九經之事爲政之節目也但九經通本末而言所謂修身者卽建中建極之謂也所謂一者又建中建極之本也

殿下其致思焉

用賢章第二

臣按孔子曰爲政在於得人不用賢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君臣相得乃可有爲人君之職惟以知賢善任爲先務故此章居先而章內議論特盡其詳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下同）

朱子曰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此二節言修已而心公理明然後可以知人

視其所以

朱子曰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朱子曰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

矣

臣按所行雖善若有好名好爵之念在心則所由不善矣

察其所安

朱子曰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所爲則易見矣若所由所樂則非窮理知言者不能辨識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朱子曰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

聖人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

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隨於小人之姦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朱子曰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

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

右言觀人之術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孟子）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張子曰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程子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易曰君子同而異（睽卦象辭）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臣按君子於彝倫之行與俗大同而其中有異焉愛親則同而喻父母於道不以從令為孝者異於俗敬君則同而引君當道不合則去者異於俗宜妻則同而相敬如賓不溺於情慾則異於俗順兄則同而怡怡相勉磨以學行則異於俗交游則同而

父而敬之相觀而善則異於俗彼不愛其親不敬其君夫妻反目兄弟傷和朋友相賊者此固亂常敗俗之人不足言也世俗之有行者類不知君子之道故徒養口體陷親有過而反疑君子之不從父令以為不孝不得於君則熱中進不知止而反疑君子之難進易退以為不敬以情壞禮過於昵狎而反疑君子之晝不居內以為非情兄弟相聚所娛者酒食宴樂而反疑君子之切磋勉學以為傷於友愛朋友善柔

拍肩執袂以相戲侮而反疑君子之攝以
威儀以爲友契不密俗見之痼久矣若非
在上之人先識道理爲具眼者則其不以
異俗爲非者鮮矣雖然君子之所以異於
俗者以風俗不回古道故也若化行俗美
斯道大明而大行則世俗皆君子也雖欲
獨異其可得乎

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

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以道事君者
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己上本註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真氏曰進謂入見其君也退謂出適私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已上二條言以道事君○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宋神宗欲用司馬光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

詔謂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光果辭召命神宗知光之賢而不能用其言徒欲以名命致之其可謂好賢乎○已上二條言不可則止

○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賢者進用不肖者就後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呂氏曰三揖三讓也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呂氏曰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

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膰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已上二條通論進退之義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

朱子曰得己言不失己也如云不失其身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上九爻辭

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太公未出之時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穉申屠蟠之類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接輿荷蕢之徒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臣按士之不仕固非一端而大槩不出於程子所論四者所謂得者上三條也所謂失者下一條也所謂大者上一條也所謂

小者下三條也夫道德之士非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見非諫行言聽則不可得臣人君所當推誠委任終始勿貳者也若知止度分之士亦有二焉若見危亂之幾而先退則人君當感悟改過消絕禍萌而盡誠收用可也若不見禍幾而只求恬退則人君當不奪其志嘉賞其節以爲勵廉恥之具可也至如獨潔其身者雖過中失正而超出利欲之外比諸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者則淸濁逈隔矣人君亦當示以褒奬

小人之奸

以成隱逸之名可也後之人君略知賢者之可好而不知所以好之之道或有縻以爵祿不用其言使之難於進退者如詩所謂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之類或有徒好其名不求其實強委以所不能使之僨事失己者如晋用殷浩之類皆非真好賢者也必也知之極其明用之適其才信之盡其誠然後可謂真好賢矣

右辨君子之行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論語下同

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新安陳氏
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
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
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
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
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
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又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令

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則實巧言
令色之尤者聖人惡之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朱子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
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
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
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
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
矣

鄉原德之賊也

朱子曰原與愿同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臣按貪汚諂佞是小人之常態苟非庸闇之君則辨之不難惟似是而非者雖明主

或不能辨焉盖君子正色謇謇而小人之色厲許直者似之君子行全無瑕而小人之謹愿無刺者似之宜乎聖賢深以為戒也夫鄉原閹然媚世自以為是使流俗雷同安於姑息卑污之境沮抑行道之士杜絶為學之路其為害殆甚於異端之惑世矣後世之士若指為鄉原則孰不憖且怒哉然夷攷其所為則瞻前顧後謹身持祿一聞復古之説一見志道之士則輒嗤以迂闊難成怍以因循牽補為務此皆學鄉

君子小人

原者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
庶民興反經之責深有望於　殿下爲
右辨小人之奸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語下同
朱子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
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
人也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朱子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

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

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皆

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此義利之分也朱子

曰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蓋聖人之學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勵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善而納交要譽與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

得而和○春秋傳曰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猶（梁丘據字也）馳至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塩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音戰燀猶然也）宰夫和之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曰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
意但周公而比私爾○朱子與丞相留正書
曰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
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
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跡而君子恃其公心直
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

(黨錮之禍)唐(清流之禍)紹聖(元祐黨禍)之事今未遠也丞相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迎納賢能黜退姦憸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

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臣按人臣之惡莫甚於私黨人君所痛嫉者亦莫甚於朋黨故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是爲嚆矢第患人君不之察耳苟或察之

則公私忠佞辨之何難所謂察者只是察其心耳其心在於正君治國乎在於榮身固權乎正君治國之士以同道為朋者一心愛君一心徇國黨益盛而君益聖國益安矣人君猶恐其少黨豈患其彙征乎榮身固權之士以同利為朋者營私蔑公後君遺親其黨雖少亦足以罔上而亡國矣人君當如撲火於始然豈待其寔繁乎然小人之心惟利是求不顧君親故一時締結者或利盡而交疎或勢逼而相圖其所

謂朋黨者亦假合而已非若君子道義之朋終始如一故歐陽脩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言是也嗚呼商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黨而紂以亡周臣三千惟一心為一大黨而武王以王只在厥心之如何耳雖然人君不先明理而徒以逆億為察則其不以公為私以佞為忠者鮮矣此所以學莫先於明理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朱子曰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真氏曰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君而違命不無

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朱子曰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

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朱子曰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

論君子小人

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臣按朱子有言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

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

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 臣謂朱子此言備盡君子小人之情狀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君子小人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大要愛君者為君子愛爵祿者為小人蓋小人不計其君之明闇惟以爵祿為心茍可以利身則他不遑恤雖至於迷罔君父殘傷國脉亦不顧也是故爵祿之權在君上則媚君上在權倖則附權倖在外戚則結外戚甚至於潛通敵國吠噬其主亦無所不至矣所愛者爵祿何暇愛君乎君

子則不然社稷為心生民為念苟可以正君則他無所戀義在守職則君命有所不從義在盡言則天威有所不避明義理杜蔽惑務引君當道立於無過之地如其不得官守不得言責食祿而無所裨益則奉身而退亦出於不得已也畎畝之中一飯不忘冀君之感悟不以進退有間焉所愛者君何暇愛爵祿哉末俗滔滔道學不明人臣既無正君之志而人君亦悅人順己以愛爵祿者為愛君以愛君者為怨君嗚

呼可勝歎哉

右通論君子小人

聖學輯要卷之九

用賢

用捨之宜

聖學輯要卷之十

爲政

用賢章第二下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論語

朱子曰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擧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大學

朱子曰命鄭氏云當作慢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

○胡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

論用捨

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臣按人君雖知君子之可好小人之可惡而用捨之際不能行其好惡之實則無益於治亂之數故以舉錯得宜為貴雖然彼舉錯未能盡義者實未得好惡之正故也誠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則寧有舉之而不先退之而不遠者哉惟其名為好賢而實不好名為惡惡而實不惡故

賢不肖倒置以歸於亂且亡爾朱子所論
伏節死義之説言頗激切人主不可不知
故謹録于左
朱子封事曰有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

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以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朝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

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
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
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
卒至於殺身湛沈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
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
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
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
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
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
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

求言之道

人敢詆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
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
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
臣按朱子之說明白痛快可以一洗邪論
矣昔宋孝宗歎伏節死義之士難得張南
軒以為伏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顔敢諫中
求之此言約而切矣人主亦不可不知也
右言用捨之宜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

人與共成天下之事也○孔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又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姤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杞高木而葉大處高而可以包物者
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側微之
賢之象也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
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人君雖屈己求賢
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
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
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

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又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

仲弓問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

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程子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下同

朱子曰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爲仁也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朱子曰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

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又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得不慱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

乎隱微而浸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汚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朱子曰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

○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好善優於天下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朱子曰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也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訑訑自足其

任用之道

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右言求賢之道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頥卦彖辭

程子曰聖人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程子論養賢劄子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

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
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
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
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賛化將
何從而致之也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
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臣今欲乞
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
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
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
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

而治亂得以講究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棲時賜召對諮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高宗命說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商書說命下同）

蔡氏曰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義如輔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蔡氏曰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擧伊尹之言以伊尹望傅說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蔡氏曰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也○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

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使政體日亂
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
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
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
用者爭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得自
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旣重
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行其經世宰
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
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
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

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朱子封事中語欲稱臣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孟子下同

朱子曰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

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朱子曰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之價直金萬鎰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

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記

陳氏曰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

臣按此言庶官不可盡得全材當用其所長也蓋愼擇賢相委任責成則百官有司不必求備於一人宰相不用極選則政柄授諸非人而朝廷亂矣有司必求備才則取人未免窄狹而庶職曠矣

礼敘親信之道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程子曰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官人不用賢也○又曰天下之士亦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有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

右言任用之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

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

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禮記

陳氏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繫辭

朱子曰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誠齋楊氏曰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

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常人一心尚可以貫金石況君臣一心何事之不可成

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黄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鳴之篇

朱子曰呦呦聲之和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此燕

饗賓客之詩也賓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禮記

陳氏曰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大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不可不敬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以君之所好惡係焉乃民

之所從以爲道者也○或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朱子曰不然也修身則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尊賢則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

使之始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

遠小人之道

者矣嗚呼危哉

右言禮敬親信之道

○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卦初六爻辭

程子曰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

朱子曰放謂禁絶之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張子曰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范氏曰佞人者止於諛說順從而已邇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至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張氏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

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傍美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真氏曰士及之言有深爲人君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

少差儀徵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臣按以儀徵之多為無聊者此特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者耳若人君正心修身所好者學所樂者善則儀徵之悅耳猶芻豢之悅口尚何無聊之有若內無修己之實而

假借集事者於箴儆之來勉强從之中心實不樂也豈能久而不變哉此唐玄宗所以齊於用韓休而卒致天寶之亂者也

穆王命伯冏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周書冏命

蔡氏曰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論語）

朱子曰浸潤如水之浸灌漸漬而不驟也譖毁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也愬愬已之寃也毁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巧言）

之篇
朱子曰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

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
然後亂成

臣按人君誠欲用賢則必遠小人然後君
臣可以終始無間以成治道矣若惡惡不
嚴使小人得援讒舌則君子豈安於立朝
乎夫讒人者善於伺候變態百端或陽助
而陰抑或始譽而終毀粉飾羅織巧立名
目指篤行者爲僞善指守道者爲僞學隱
居尚志者謂之傲世難進易退者謂之要
君廷爭謇諤者謂之賣直盡心國事者謂

之專擅舉賢協力者以爲朋黨矯革宿弊者以爲亂政誣陷良善之術不可枚舉人君若不深惡而痛絶之乃爲俱收並蓄之計則駸駸然漸入于術中終至於羣陰彙進君子遠屏矣嗚呼可不懼哉

右言遠小人之道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桐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任四年(外丙仲任皆太丁弟)太甲(太丁之子嗣爲王)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治也)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伊尹既復政厥辟將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作咸有一德(書篇名)以陳戒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亮字)龐士元(統字)也徐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問討賊興復之策善之於是與亮情好日密佐昭烈取益州治之昭烈即位以亮爲丞相臨崩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上表於後帝

白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来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今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出師伐魏卒于軍

臣按賢人者有國之器用也求治而不求

賢猶捨舟楫而求濟川也今取伊尹諸葛亮出處之跡著于右舉此可見其餘伊尹之在莘也躬耕樂道若無意於當世而成湯再聘志猶確然及乎請之愈勤其誠益著然後幡然應召志同德合格于皇天歷相數世至於放君而不以為嫌允德既終乃得致仕猶丁寧陳戒愈老彌篤諸葛亮之在隆中也抱膝長嘯高視宇宙若將終身昭烈再顧猶堅遁思及乎中心好之三枉不懈然後回心委質謨猷允符竭才輸

誠期以恢復逮輔幼主政自己出人無間言強魏震懾庶幾禮樂斯二人者雖道有精粗德有大小其得君盡忠則一也非後世所能及也此豈特二人之賢爲然哉實由人主有以致之竊觀湯之稱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其䏰之也至矣昭烈之稱亮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其樂之也深矣君臣相契如此則二人之篤棐豈得已哉後世之君好賢無如成湯昭烈者故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多老於家食而偷時

識勢苟合取容者滔滔得志欲世之治其可得乎雖然人君必先窮理知言權度不差然後可以識賢矣知之甚明肺肝洞照然後可以相信矣信之甚篤如合左契然後可以相悅矣悅之甚親恩如父子然後可以委任矣任之甚專不貳不參然後可以行道致治惟意所欲而陶甄一時垂裕萬世矣君臣相遇豈偶然哉五帝三王率由是道後王所當取則也後世雖少康之主亦未有不用人而自用者但君不及先

王之聖臣不若古人之賢故功烈未免乎卑耳若其反是者則既無修己之功又昧知人之鑑或取以虛名或悅以順從好之而不克終任之而不免疑議論乖時而猶拘以爵祿逢迎誤君而猶許以忠良國事日非而上下皆莫之憂懲乎此者則又多疑多忌自用而不任人聰明不廣叢脞失職其廢天工隳庶績而歸于亂亡則一也人主所當深戒也伏惟 殿下垂鑑焉

取善章第三

臣按君臣既相得矣而必須取人之善羣策畢舉然後可以致治故取善次之

伊尹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商書咸有一德下同○伊尹陳戒太甲之辭

蔡氏曰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

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箕子告武王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周書洪範

蔡氏曰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所謂中人也受者不拒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則錫之以福福者爵祿之謂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論語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亦孔子語

朱子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

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孟子下同

朱子曰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朱子曰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言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大雅板之篇

朱子曰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豐城朱氏曰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

之賤而忽之也

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卦六五爻辭

程子曰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五是君位二是臣位五二爲相應之爻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其知大矣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臣按天下至廣也事機至煩也人主以眇

然之身處靜居簡而應之有裕者不過集天下之智以決天下之事爾人各有智故愚者亦有一得茍能悉取衆智合為一智而在我衡鑑精明得中則天下雖廣運之掌上事機雖煩決之建瓴矣盖以天下之目為目則明無不見以天下之耳為耳則聰無不聞以天下之心為心則睿無不思此聖帝明王所以皷舞天下而不勞心力者也反是者則蔽於自聖痼於自用術其聰明陵駕一世視天下之人舉歸於莫己

若而帷薄之間蕭墻之內見聞尚有所不及況於天下之廣乎嗚呼不自聖智務取於人似乎卑下而實是大舜之所脲行也以舜之聰明豈有所不及於人而必曰取人爲善何哉誠以道理無窮而聖人之心廣大公明間一善言沛然由之無間於人已故集天下之善爲一己之用此舜之所以極其聖也何必自聖自用務高於舜而反趨暗塞之徑乎或問人君雖欲集合羣策而賢士無應命者則奈何曰只患人君

無好善之誠耳夫苟好善以誠則士將輕千里而來賢者欲行其道智者欲盡其術直者思獻其忠勇者思効其力矣何憂士之不應命乎若有好善之名而無其實羣策既集權度失當指蘭爲臭指炭爲白鏌鋣爲鈍鈆刀爲銛又或是非邪正茫無取捨發言盈庭一不見施杳然若墜深井之中則士將望望而去矣後雖有求言聘士之時孰敢有應命者乎此皆人主所自取也得失如斯伏惟

殿下垂察焉

識時務章第四

臣按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羣纂錄集必先取其切於時務者故識時務次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程氏遺書○明道先生語

葉氏曰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商書說命

蔡氏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

創業之道

斯世亦其時而已○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薛氏曰處大事識爲先斷次之

右泛言時務之當識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卦象辭

程子曰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綸謂營爲也○朱子曰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子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易繫辭
程子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
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
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不
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朱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

守成之道

不爲心之正也

右言創業之道

○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商書說命○傳說戒高宗

之辭

蔡氏曰憲法愆過也言法必監于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也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雅假樂之篇

朱子曰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漢鄭侯蕭何薨曹參代何爲相壹遵何約束擇郡國

吏張道

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右言守成之道

○易曰恒亨利有攸往恒卦彖辭

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革言三就有孚 革卦九三爻辭

程子曰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愼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

革之則無過矣

又曰包荒用馮(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泰卦九二爻辭)

程子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

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盖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悪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

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又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

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
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董氏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
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
治則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朱子曰古者禪
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
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

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耳

右言更張之道

臣按時務不一各有攸宜撮其大要則創業守成與夫更張三者而已創業之道非以堯舜湯武之德値時世改革之際應乎天而順乎人則不可也此無以議爲若所謂守成者聖君賢相創制立法治具畢張禮樂濟濟則後王後賢只得按其成規垂

拱奠守而已所謂更張者盛極中微法久弊生狃安因陋百度廢弛日謬月誤將無以為國則必有明君哲輔慨然興作扶舉綱維喚醒昏惰洗滌舊習矯革宿弊善繼先王之遺志煥新一代之規模然後功光前烈業垂後裔矣守成者雖中主具臣亦可勿失守成易更張者非有高見英才則不能也更張難當守成而務更化則是無病而服藥反致成疾矣當更張而務遵守則是嬰疾而却藥卧而待死矣或問守成

非大無道之世則皆能仍舊矣若更張則必待其人雖欲更張而無其人則奈何曰不然人君無意於斯世則已矣如使誠心願治則明明揚仄陋豈無其人乎自古人君曷嘗有學道好賢志濟蒼生而求賢不遇竟不能有爲者乎惟其所學非道所好非賢故志雖勤而道益離賢益遠耳譬如子孫守先人之舊宅年深材故腐朽將頹而非遇工師不能修改主厥家者將不遠千里志求工師乎抑委以不得工師坐而

視其傾圮乎更張弊政何以異此嗚呼人情安於故俗世習溺於前規膠柱鼓瑟守株待兎苟葺目前之無事釀成意外之奇禍者多矣伏惟 殿下深戒焉

聖學輯要卷之十